

古
今
小
說





第十九回

楊諫之客舫遇俠僧

寶劍長琴四海遊

浩歌自是恣風流

丈夫莫道無知已

明月豪僧遇客舟

楊益字謙之浙江永嘉人也自幼倜儻有大節不拘細行博學雄文授貴州安莊縣令安莊縣地接嶺表南通巴蜀蠻獠錯雜人好蠱毒戰鬪不知禮義文字事鬼信神俗尚妖法產多金銀珠翠珍寶原來宋朝制度外官辭朝皇帝臨軒親問臣工各獻詩章以此卜爲政能否建炎二年丁卯三月楊益承旨辭朝高

宗皇帝問楊益曰卿爲何官楊益奏曰臣授貴州安
莊縣知縣帝曰卿亦詢訪安莊風景乎楊益有詩一
首獻上詩云

蠻煙寥落在東風

萬里天涯迢遞中

人語殊方相識少

鳥聲覲曉聽來同

枕椰連碧迷征路

象郡南天絕便鴻

自愧年來無寸補

還將禮樂俟元功

高宗聽奏是詩首肯久之惻然心動曰卿處殊方誠
爲可憫暫去攝理不久取卿回用也楊益揮淚拜辭
出到朝外遇見鎮撫使郭仲威二人揖畢仲威曰聞

到廣東界上與你分別，一路盤纏足下不須計念。楊益二人拜辭出來，等了半月有餘，跟着周望一同起身。郭仲威治酒送別，過自去了。二人來到鎮江，雇隻大船。周望、楊益用了中間幾箇大艙口，其餘艙口俱是水手搭人，覓錢搭有三四十人。內有一箇遊方僧人，上湖廣武當去燒香的，也搭在衆人船裏。這僧人說是伏牛山來的，且是粗魯，不肯小心。共船有十二三箇人，都不喜他。他倒要人煮茶做飯，與他喫。這共艙的人說道：「出家人慈悲，小心不貪慾，那里反倒要討我們的便宜？」這和尚聽得說，回話道：「你這一起是

有甚才肉
聖一例若
人五小人
故

小人我要你伏侍不嫌你也就勾了口裏千小人罵
小人罵衆人衆人都氣起來也有罵這和尚的也有
打這和尚的這僧人不慌不忙隨手指着罵他的說
道不要罵那罵的人就出聲不得閉了口又指着打
他的說道不要打那打的人就動手不得攤了手這
幾箇木呆了、一堆兒坐在艙裏只白着眼看有一輩
不會打罵和尚的人看見如此模樣都驚張起來叫
道不好了有妖怪在這里喊天叫地各艙人聽得都
走來看也驚動了官艙裏周揚二公兩箇走到艙口
來看果見此事也喫驚起來正要問和尚這和尚見

周楊二人是箇官府便起身朝着兩箇打箇問訊說道小僧是伏牛山來的僧人要去武當隨喜的偶然搭在寶舟上被衆人欺負望二位大人做主周鎮撫說道打罵你雖是他們不是你如此也不是出家人慈悲的道理和尚見說回話道既是二位大人替他討饒我並不計較了把手去摸這啞的嘴道你自說這啞的人便說得話起來又把手去扯這癱的手道你自動這癱的人便擡得手起來就如耍場戲子一般滿船人都一齊笑起來周鎮撫悄悄的與楊益說道這和尚必是有法的我們正要尋這樣人何不

他去你船裏問他楊益道說得是我船裏沒家眷可
以住得就與和尚說道你既與衆人打發不便就到
我船裏權住罷隨茶粥飯不要計較和尚說道取擾
不該和尚就到楊益船裏住下一住過了三四日早
晚說些經典或世務話和尚都曉得楊益時常說些
路上切要話打動和尚又與他說道要去安莊縣做
知縣和尚說道去安莊做官要打點停當方纔可去
楊益把貧難之事備說與和尚和尚說道小僧姓李
原籍是四川雅州人有幾房棧在威清縣住我家也
有弟兄姊妹我回去替你尋箇有法術手段得的人

相伴你去、纔無事、若尋不得人、不可輕易去我、且不上武當去了、陪你去廣裏去、楊益再三致謝、把心腹事備細與和尚說知、這和尚見楊益開心見誠、爲人平易、本分和尚、愈加敬重、楊公又知道楊公甚貧、去自己搭連內取十來兩好赤金子、五六十兩碎銀子、送與楊公做盤纏、楊公再三推辭不肯受、和尚定要送楊公方纔受了、不覺在船中半箇月餘、來到廣東瓊州地方、周鎮撫與楊公說我往東去、是連州本該在這里相陪足下、如今有這箇好善心的長老在這里、可托付他、不須得我了、我只就此作別、後日天幸

再會。又再二囑付長老說道：「凡事全仗長老說不須分付。」小僧自理會得。周鎮撫又安排些酒食與楊公和尚作別飲了半日酒。周望另討箇小船自去。且說楊公與長老在船中又行了幾日。來到偏橋縣地方。長老來對楊公說道：「這是我家的地方了。把船泊在馬頭去處。我先上去尋人端的就來下船。只在此等和尚自駝上搭連禪杖別了自去。一連去了七八日。並無信息。等得楊公肚裏好焦。雖然如此。却也諒得過這和尚是箇有信行的好漢。決無誑言之事。每日只懸懸而望。到第九日上。只見這長老領着七八

奇

箇人挑着兩擔箱籠，若干喫食東西，又擡着一乘有人的轎子，來到船邊，掀起轎簾兒，看着船艙口，扶出一箇美貌佳人，年近二十四五歲的模樣，看這婦人生得如何？詩云：

獨占陽臺萬點春

石榴裙染碧湘雲

眼前秋水渾無底

絕勝襄王紫玉君

又詩云

海棠枝上月三更

醉裏楊妃自出羣

馬上琵琶催去急

阿蠻空恨艷陽春

說這長老與這婦人與楊公相見已畢，又叫過有想

請的一房老小，一箇義女，兩箇小孫，都來叩頭。長老指着這婦人說道：「他是我的嫡堂姪女兒，因寡居在家裏，我特地把他來伏事大人。他自幼學得些法術，大人前路，凡百事都依着他，自然無事，就把箱籠東西，叫人着落停當。天色已晚，長老一行人權在船上歇了。這媳婦了鬟，去火艙裏安排些茶飯，與各人喫了。李氏又自賞了五錢銀子與船家。楊公見不費一文東西，自得了一箇佳人，并若干箱籠人口，拜謝長老。說道：「荷蒙大恩，犬馬難報。長老道：「都是緣法，諒非人爲飲酒罷。」長老與眾人自去別艙裏歇了。楊公自

與李氏到官船裏同寢，一夜綢繆言不能盡。次日長
老起來，與衆人喫了早飯，就與楊公、李氏作別。又分
付李氏道：我前日已分付了，你務要小心在意，不可
托大。榮遷之日再會。長老直看得開船去了，方纔轉
身。且說這李氏，非但生得妖嬈美貌，又兼稟性溫柔，
百能百俐，也是天生的聰明。與楊公彼此相愛，就如
結髮一般。又行過十數日，來到荊江了，說這箇將
荊江東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諸江會割，水最
湍急利害，無風亦浪。舟楫難濟。船到江口，水手待要
喫飯飽了，纔好開船過江。開了船時，風水大住，手不

得况兼江中都是尖鋒石，撞要隨着河道放去。若遇着時，這船就罷了。船上人打點端，正纔要發號開船，只見李氏慌對楊公說：「不可開船，還要躲風三日纔好放過去。」楊公說道：「如今沒風，怎的倒不要開船？」李氏說道：「這大風只在頃刻間來了，依我說把船快放入浦裏去躲。」這大風楊公正要試李氏的本事，就叫水手問道：「這里有箇浦？」水手稟道：「前面有箇石圪浦，浦西北角上有箇羅市，人家也多，諸般皆有，正好歇船。」楊公說：「怎的把船快放入去？」水手一齊把船撐動，剛剛纔要撐入浦子，只見那風從西北角上

詞言

吹將來、初時揚塵、次後拔木、一江綠水、都烏黑了、那浪掀天、括地鬼哭、神號驚怕殺人、這陣大風、不知壞了多少船隻、直顛狂到日落時方息、李氏叫過了媳婦、做茶飯喫了、收拾宿了、次日仍又發起風來、到午後風定了、有幾隻小船兒、載着市上土物來賣、楊公見李氏非但曉得法術、又曉得天文、心中歡喜、就叫船上人買些新鮮果品土物奉承李氏、又有一隻船上叫賣葫蘆、這葫蘆滋味如何、有詩爲證

白玉盤中簇綠茵

光明金鼎盛丰神

樓精八月枝頭熟

讓就人間琥珀新

楊公說道我只聞得說甜醬，是滇蜀美味，也不曾得喫，何不買些與奶奶喫？叫水手去問那賣甜醬的，這一罐子要賣多少錢？賣甜醬的說要五伯貫足錢。楊公說恁的，叫小廝進艙裏問奶奶討錢數與他。小廝進到艙裏問奶奶取錢買醬。李氏說這醬不要買，他的買了有口舌。小廝出來回覆楊公，楊公說買一罐醬，值得甚的，便有口舌。奶奶只是見貴了，不捨得錢。故如此說，自把些銀子與這蠻人買了。這罐醬拿進艙裏去，揭開罐子看時，這醬端的香氣就噴出來，顏色就如紅瑪瑙一般，可愛喫些，在口裏，且是甜美得

奸李氏慌忙討這罐子蓋蓋了，說道：「老爹不可喫他的口舌就來了。」這葫蘆我這裏沒有的，出在南越國。其木似穀樹，其葉如桑椹，長二三寸，又不肯多生。九月後霜裏方熟，土人採之，釀成醬，先進王家，誠爲珍味。這箇是盜出來賣的事，已露了。原來這葫蘆是都堂着縣官差富戶去南越國用重價購求來的。都堂也不敢自用，要進朝廷的奇味。富戶喫了千辛萬苦，費了若干財物，破了家，纔設法得一罐子。正要換箇銀罐子盛了，送縣官轉送都堂。被這蠻子盜出來。富戶囚失了，番舉家慌張，四散緝獲，就如死了人的。

一服有人知風報與富戶，富戶押着正牌駕起一隻
快船，二三十人各執刀鎗，鳴鑼擊鼓，奔帶知縣船
上來，要取這督，那兵船離不遠，只有半箭之地，楊知
縣聽得這風色慌了，躲在艙裏，說道：奶奶如何是好？
李氏說道：我教老爹不要買他的，如今惹出這場大
事來，蠻子去處動不動便殺起來，那顧禮法李氏又
道：老爹不要慌，連忙叫小廝拿一盆水進艙來，念箇
咒，望着水裏一畫，只見那隻只船就如釘釘在水裏，
的一般隨他撐也，撐不動，上前也，上前不得，落後也，
落後不得，只釘住在水中，中間兵船上人都慌起來，說

道官船上必然有妖法快去請人來闢法。這里李氏已叫水手過去，打着鄉談說道：「列位不要發惱，官船偶然在貴地躲風歇船在此，因有人拿菟醬來賣，不知就裏，一時間買了這醬，並不曾動，送還原物，便能這價錢也不要了。」兵船上人見說得好，又知道醬不曾喫他的，說道：「只要還了原物，這原銀也送還水手。」回來復楊知縣拿這罐醬送過去，兵船上還了原銀，兩邊都不動刀。兵李氏把手在水盆裏連畫幾畫，那兵船便輕輕撐了去，把這偷醬的賊送去縣裏問罪。楊知縣說道：「虧殺奶奶救得這場禍。」李氏說道：「今後

只依着我管你沒事次日風也不發了正是

金波不動魚龍寂

玉樹無聲鳥雀棲

衆人喫了早飯便把船放過江一路上要行便行要
止便止漸漸近安莊地方本縣吏書門卑人役接着
都來參拜原來安莊縣只有一知一典有箇徐典史
也來迎接相見了先回縣裏去到得本次人夫接着
把行李扛擡起來把乘四人轎擡了奶奶又有二乘
小轎幾匹馬與從人使女各乘騎了先送到縣裏去
揚知縣隨後起身路上打着些鑼中鼓樂遠近人聽
得新知縣到任都來看楊知縣到得縣裏巡進後堂

衙裏安穩了奶奶家小纔出到後堂與典史拜見禮畢就喫公堂酒席飲酒之間楊知縣與徐典史說我初到這里不知土俗民情煩乞指教徐典史回話道不才還要長官扶持怎敢當此因說道這里地方與馬龍連接馬龍有箇薛宣尉司他是唐朝薛仁貴之後其富敵國獠蠻犵狁只服薛尉司約束本縣雖與宣尉司表裏衙門常規長官行香後先去看望他他纔答禮彼此酒禮往來煩望長官在意楊知縣說道我都知得又問道這里與馬龍多遠徐典史回話道離本縣四十餘里又說些三縣裏事務飲酒已畢彼此

都散入衙去。楊知縣對奶奶說這宣尉司的緣故。李
戶說：「這宣尉年紀小，極是作聰的。若是小心與他相
好，錢財也得了他的。我們回去，還在他手裏，不可托
大說他是土官，不可怠慢他。」又說道：「這三日內，有一
箇穿紅的妖人無禮來見你時，切不可被他哄起身
來，不要採他。」楊知縣都記在心裏了。等待三日，城隍
廟行香到任，就坐堂。所屬都來參見，發放已畢。只見
塔下有箇穿紅布員領，戴頂方頭巾的土人走到楊
知縣面前，也不下跪，口裏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
縣相公問道：「你是那縣的？」老人與我這衙門有相干。

也無相干。老人也不回報甚麼。口裏又說道：請起來。老人作揖。知縣相公雖不採他，被他三番兩次在面前如此侮弄，又見兩邊看的人多了，藝威損重，又恐人耻笑，只記得奶奶說不要立起身來。那時氣發了，那里顧得甚麼，就叫皂隸拿這老人下去，與我着實打。只見跑過兩箇皂隸來，要拿下去打時，那老人硬着腰，兩箇人那里拿得倒口裏，又說道：打不得。知縣相公定要打，衆皂隸們一齊上，把這老人拿下，打了十板。衆吏典都來討饒。楊公此道趕出去。這老人一頭走，一頭說道：不要慌，知縣相公坐堂是箇好日子。

止望發頭順利，撞出這箇歹人來，惱這一場，只得勉強發落此事，投文畫卯了，悶悶的就散了堂，退入衙裏來。李奶奶接着，說道：「我分付老爹，不要採這箇穿紅的人，你又與他計較。」楊公說道：「依奶奶言語，並不曾起身端端的坐着，只打得他十板。」奶奶又說道：「他正是來鬧法的人，你若起身時，他便夜來變妖作怪，百般驚嚇你，你却怕死討饒。」這縣官只當是他做了那門皂吏書，都是他一路。那里有你我做主，如今被打了，他却不要來弄神通驚你，只等夜裏來害你性命。」楊公道：「怎生是好？」奶奶說道：「不妨事，老爹且寬心。」

間自有道理。楊公又說道：全仗奶奶。待到晚，喫了飯，
收拾停當，李奶奶先把白粉灰，接着四方，畫四箇符，
中間空處，也畫箇符，就教老爹坐在中間符上，分付
道：夜裏有怪物來，驚嚇你，你切不可動身，只端端坐
在符上，也不要怕他。李奶奶也結束箱裏，取出一箇
三四寸長的大金針來，把香燭、硃符，俱養在神前，貼
貼的，坐在白粉圈子外，等候。約莫着到二更時分，耳
邊聽得風雨之聲，漸漸響近，來到房簷口，就如裂帛，
一聲響，飛到房裏來。這箇惡物，如茶盤大，看不甚明。
白，望着楊公，撲將來，撲到白圈子外，就做住，遠着白。

圈子飛只撲不進來楊公驚得長身不住李奶奶念
重呀把這道符望空燒了却也有靈這惡物就不似
發頭飛得急了說時遲那時快李奶奶打起精神
雙眼定睛看着這惡物喝聲住疾忙拿起右手來一
把去搶這惡物那惡物就望着地撲將下來這李奶
奶隨着勢就低身把手按住在地上雙手拿這惡物
起來看時就如一箇大蝙蝠模樣渾身黑白花紋一
箇鮮紅長嘴看了怕殺人楊公驚得呆了半晌纔起
得身來李氏對老爹說這惡物是老人化身來的若
把這惡物打死在這里那老人也就死了恐不好解

手他的子孫也多了，必來報仇。我且畱着他，把兩片翼翅雙疊做一處，拿過金針釘在白圈裏，符上這惡物動也動不得。拿箇籃兒蓋好了，恐貓鼠之類害他。李氏與老爹自來房裏睡了。次日起來升堂，只見有二十來箇老人衣服齊整都來跪在知縣相公面前。說道：小人都是龐老人的親隣，龐某不知高低，夜來衝激老爹，被老爹拿了，煩望……只饒恕這一遭。小人與他自來考願老爹，知縣相公說道：你們既然曉得，我若沒本事，也不敢來這里做官。我也不殺他，看他怎生脫身。衆老人們說道：實不敢瞞老爹。這縣

裏自來是他與幾箇把持，不由官府做主。如今曉得老爹的法了，再也不敢日犯老爹。饒放龐老人一箇，滿縣人自然歸順。知縣相公又說道：你衆人且起來，我自處衆人啾啾連聲而退。知縣散了堂來衙裏見李奶奶，備說討饒一事。李氏道：待明日這千人再來討饒，纔可放他。又過了一夜，次日知縣相公坐堂。衆老人又來跪着討饒。此時哀告苦切，知縣說：看你衆人面上，且姑恕他。這一次下次再無禮來不饒了。衆老人拜謝而去。知縣退入衙裏來，李氏說：如今可放他了。到夜來李氏走進白圍子裏，拔起金針，那箇

惡物就飛去了。這惡物飛到家裏那龐老人就在牀上爬起來作謝。衆老人說道：幾乎不得與列位見了。這知縣相公猶可。這奶奶利害他的法術。不知那里學來的。比我們的不同。過日同列位備禮去叩頭。再不要去惹他了。請衆老人喫些酒食。各人相別。說道：改日約齊了同去參拜。且說楊公退入衙裏來。向李氏稱謝。李氏道：老爹今日就可去看薛宣尉了。楊公道：容備禮方好去得。李氏道：禮已備下了。金花金段兩疋文葛一箇名人手卷一箇古硯預備的取出來。就是不要楊公費一些心。楊公出來撥些人夫轎馬。

連夜去天明時分到馬籠地方這宜尉司衙大一箇衙門周圍都是高磚城裏着城裏又築箇園子方圓二十餘里園子裏廳堂池榭就如王者知縣相公到得宜尉司衙門首着人通報入去一會間有人出來請入去薛宜尉自也來接到大門上二人相見各遜揖同進到堂上行禮畢就請楊知縣去後堂坐下喫茶彼此通道寒溫已畢請到花園裏廳上赴宴薛宜尉見楊知縣人品雖是瘦小却有學問又善談吐能詩能飲飲酒間薛宜尉要試楊知縣才思叫人拿出一面紫金古鏡來薛宜尉說道這鏡是紫金鑄的

瑩光潔，悉照秋毫。鏡背有四卦，按卦扣之，各應四位之聲。中則應黃鐘之聲。漢成帝嘗持鏡爲飛燕畫眉，因用不斷膠。臨鏡呢呢而崩。楊公持看古鏡，果然奇古，就作一銘，銘云：

猗與茲器，肇制軒轅。大冶范金，炎帝秉虔。鑿開混沌，大明中天。伏氏畫卦，四象乃全。因時制律，師曠審焉。高下清濁，宮徵周旋。形色既具，効用不愆。君子視則，冠裳儼然。淑婉臨之，朗然而天。妍媸畢見，不爲少遷。喜怒在彼，我何與焉。

楊公寫畢，文不加點，送與薛宣尉看。薛宣尉把這文

章番復細看，又見寫得好，不住口稱贊，說是漢文晉
字，天下奇才。王楊盧駱之流，又取出一面小古鏡來，
比前更加奇古，再要求一銘。楊公又作一銘，銘云：

察見淵魚實惟不祥，靡聰靡明，順帝之光。全神返
照，內外兩忘。

薛宣尉看了這銘，說道：辭旨精拔，愈出愈奇，更加敬
服。楊公一連留住五日，每日好筵席款洽。楊公薛宣
尉問起龐老人之事，楊公備說這來歷，二人都笑起
來。楊公苦死告辭，要回縣來。薛宣尉再三不忍拋別，
問楊公道：足下尊庚？楊公道：不才虛度三十六歲。薛

宣尉道在下今年二十六歲公長第十歲就拜楊公
爲兄二人結義了彼此歡喜又擺酒席送行贈楊公
二千餘兩金銀酒器楊公再三推辭薛宣尉說道我
與公既爲兄弟不須計較弟頗得過兄乃初任又在
不足中時常要送東西與兄以後再不必推却楊公
拜謝別了薛宣尉回到縣裏來只見龐老人與一千
老人備宰酒段足每人一百兩銀子共有二千餘兩
送入縣裏來楊知縣看見許多東西說道生受你們
恐不好受麼家老人都說道小人們些須薄意老爹
不比往常來的知縣相公這地方雖是夷人難治人

最老實一性的小人們，將這藥縣人，誰敢變化時常。這有孝順老爹楊公，見如此殷勤，就留這一千人在更舍裏喫些酒飯，衆老人拜謝去了。舊例，夷人告一紙狀子，不管准不准，先納三錢紙價，每限狀子多，自有若干銀子，如遇人命，若願講和，里鄰干證，估兇身家事，厚薄請知縣相公，把家私分作三股，一股送與知縣，一股給與苦主，留一股與兇身。如此就說好官府，蠻夷中另是一種風俗，如遇時節，遠近人都來饋送。楊知縣在安莊三年，有餘得了好些財物，凡有所得，就送到薛宣尉寄頓。這知縣相公宦囊也頗盛了。

一日對薛宣尉說道，知足不辱，楊益在此蒙兄顧愛，嘗叨厚賜，况俸資也可過得日子了，楊益已告致仕，只是有這些俸資，如何得到家裏，煩望兄長救濟。薛宣尉說道：「兄既告致仕，我也留你不得了，這里積下的財物，我自着人送去下船，不須兄費心。」楊公就此相別。薛宣尉又擺酒席送行，又送千金贐禮，俱預先送在船裏。楊公回到縣裏來，叫衆老人們都到縣裏來，說道：「我在此三年，生受你們多了，我已致仕，今日與你們相別，我也分些東西與你衆人，這是我的意思。我來時這幾箇箱籠，如今去也，只是這幾箇箱籠。」

當堂上你們自看家老人又稟道沒甚孝順老爹怎
敢倒要老爹的東西各人些小受了些都歡喜拜辭
了自去起身之日百姓都擺列香花燈燭送行縣裏
人只見楊公沒甚行李那曉得都是薛宣尉預先送
在船裏停當了楊公只像箇沒東西的一般楊公與
李氏下了船照依舊路回來一路平安行了一月有
餘來到舊日泊船之處近着李氏家了泊到岸邊只
見那箇長老并幾箇人作都在那里等都上船來與
楊公相見彼此歡天喜地李氏也來拜見長老楊公
就教擺酒來聊叙久別之情楊公把在縣的事都說

此丈夫又
是何人從
便長老不
誤行

與長老長老回話道我都曉得了不必說今日小僧
來此別無甚話專爲舍姪女一事他原有丈夫我因
見足下去不得以此不顧廉耻使姪女相伴足下到
那縣裏謝天地無事故回來十分好了姪女其實不
得去了還要送歸前夫財物恁憑你處楊公聽得說
雨淚交流大哭起來拜倒在奶奶長老面前說道丟
得我好苦我只是死了罷拔出一把小解手刀來望
着咽喉便刎李氏慌忙抱住奪了刀也就啼哭起來
長老來勸說道不要苦了終須一別我原許還他丈
夫出家人不說謊楊知縣帶着眼淚說道財物恁憑

長老好容易去只是度苦不待過長老見這楊公如此情真說道我自無處且在船裏宿了明日作別楊公與李氏一夜不曾合眼淚不曾乾說了一夜到明日早起來梳洗飯畢長老主張把官資作十分說楊大人取了六分姪女取了三分我也取了二分各人都無話說李氏與楊公兩箇抱住那里肯舍真箇是生離死別李氏只得自上岸去了楊公也開了船那箇長老又說道這條水路最是難走我直送你到臨安纔回來我們不打劫別人的東西也好了終不成倒被別人打劫了去這和尚直送楊知縣到臨安楊

知縣苦死留這僧人在家往了兩月楊公又厚贈這長老又修書致意李氏自此信使不絕有詩爲證

蠻邦薄宦一孤身

全賴高僧覓好音

隨地相逢休傲慢

世間何處沒奇人





三
年
十
月
在
中
路
見
之
天
天
水
新
橋

第二十卷

陳從善爲大渾家

君騎白馬連雲棧

我駕孤舟亂石灘

揚鞭舉掉休相笑

煙波名利大家難

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春間黃榜招賢大開選場去這東京汴梁城內虎異營中一秀才姓陳名辛字從善年二十歲故父是殿前太尉這官人不幸父母蚤亡只單身獨自自小好學學得文武雙全正是文欺孔孟武賽孫吳五經三史六韜三畧無所不曉新娶得一個渾家乃東京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小

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且是說得著不願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這陳辛一心向善常好齋供僧道一日與妻言說今黃榜招賢我欲赴選求得一官半職改換門閭多少是好如春答曰只恐你命運不通不得中舉陳辛曰我正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數日去赴選場偕衆伺候掛榜旬日之間金榜題名已登三甲進士瓊林宴罷謝恩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回家說與妻如春道今我蒙聖恩除做南雄巡檢之職就要走馬上任我聞廣東一

路千層峻嶺，萬壘高山，路途難行，盜賊煙瘴極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之奈何？如春曰：奴一身嫁與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險難，只得前去，何必憂心？陳辛見妻如此說，心下稍寬，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當日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分付曰：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爭奈路途峻峻，好生艱難，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一同前去。王吉領命，往街市尋覓，不在話下，却說陳巡檢分付厨下使喚的，明日是四月初三日，設齋，多備齋供，不問雲遊全真道人，都要齋他，不

得有缺不說。這里齊主備辦，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號曰紫陽真君。於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道好生志誠，今投南雄巡檢，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分付大慧真人，化作道童，聽吾法旨。你可假名羅童，權與陳辛作伴當，護送夫妻二人。他妻若遇妖精，你可護送道童聽旨。同真君到陳辛宅中，與陳巡檢相見禮畢，齋罷。真君問陳辛曰：何故往日設齋歡喜，今日如何煩惱？陳辛叉手告曰：聽小生訴稟。今蒙聖恩，除南雄巡檢，爭奈路遠難行，又無兄弟，因此憂悶也。真人曰：我有這個道童，與你做羅童，年紀雖小，有些能處。今日

權借與寒官送到南雄沙角鎮便著他回來夫妻二人拜謝曰感蒙尊師降臨又賜道童相伴此恩難報真君曰貧道物外之人不思榮辱豈圖報答拂袖而去了陳辛曰且喜添得羅童做伴收拾琴劍書箱辭了親戚隣里封鎖門戶離了東京十里長亭五里短亭迤邐而進一路上但見

村前茅舍庄後竹籬村醪香透磁缸濁酒滿盛瓦瓮架上麻衣昨日芒郎留下當酒帘大字鄉中學究醉時書沽酒客暫解擔囊道路人不停車馬

陳巡檢騎著馬如春乘著轎王吉羅童挑著書箱行

李在路少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羅童心中自忖
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真人今奉紫陽真君法旨教我
跟陳巡檢往南雄沙角鎮去吾故意粧風做痴教他
不識咱真相遂乃行走不動上前退後如春見羅童
如此嫌遲奸生心惱再三要趕回去陳巡檢不肯忍
背了真人重恩羅童正行在路打火造飯哭哭啼啼
不肯喫連陳巡檢也厭煩了如春孺人執性定要趕
羅童回去羅童越耍風叫走不動王吉攙扶著行不
五里叫腰疼大哭不止如春說與陳巡檢當初指望
得羅童用今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不如教他回去

陳巡檢不合聽了孺人言語，打發羅童回去，有分教。如春爭些，但做了失鄉之鬼，正是

鹿迷鄭相應難辨

蝶夢周公未可知

當日打發羅童回去，且得耳根清淨。陳巡檢夫妻和王吉三人前行，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洞中有一怪，號曰申陽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個是通天大聖，一個是彌天大聖，一個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是泗州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魃，管領諸山猛獸，與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凡美酒，與天地齊休，日月

同長這齊天大聖在洞中觀見嶺下轎中擡著一個佳人嬌嫩如花似王意欲取他乃喚山神分付聽吾號令便化客店你做小二哥我做店主人他必到此店投宿更深夜靜攝此婦人入洞中山神聽令化作一店申陽公變作店主坐在店中却好至黃昏時分陳巡檢與孺人如春并王吉至梅嶺下見天色黃昏路逢一店喚招商客店王吉向前去敲門店小二問曰客長有何勾當王吉答道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到此趕不著館驛欲借店中一宿來蚤便行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頭房安下申陽

公說與陳巡檢曰，老夫今年八十餘歲，今晚多口，勸官人一句，前面梅嶺好生僻靜，虎狼劫盜極多，不如就老夫這里安下孺人，官人自先去到任，多差弓兵人等來取，却好。陳巡檢答曰：小官三代將門之子，通曉武藝，常懷報國之心，豈怕虎狼盜賊？申公情知難勸，便不敢言，自退去了。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喫了些晚飯，却好一更，看看二更，陳巡檢先上床脫衣而臥，只見就中起一陣風，正是

吹折地獄門前樹

刮起鄧都頂上塵

那陣風過處，吹得燈半滅而復明，陳巡檢大驚，急穿

衣起來看時，就房中不見了孺人，開房門，叫得王吉。那王吉睡中叫將起來，不知頭由，慌張失勢，陳巡檢說與王吉，房中起一陣狂風，不見了孺人，主僕二人急叫店主人時，叫不應了，仔細看時，和店房都不見了，連王吉也喫一驚。看時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止有書箱行李，并馬在面前，並無燈火。客店店主人皆無踪跡，只因此夜，直教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未知久後如何，正是

雨裡煙村霧裡都

不分南北路程途

多疑看罷僧繇畫

收起丹青一軸圖

東巡檢與王吉聽柵樓更鼓正打四更當夜月明星
光之下主僕二人前無客店後無人家驚得魂飛天
外魄散九霄只得教王吉挑了行李自跳上馬月光
之下依路徑而行在路陳巡檢尋思不知是何妖法
化作客店攝了我妻去從古至今不見聞此異事巡
檢一頭行一頭哭我妻不知著落迤邐而行却好天
明王吉勸官人且休煩惱理會正事前面梅嶺望著
好生嶮峻崎嶇凹凸難行只得捱過此嶺且去沙角
鎮上了任却來打聽尋取孺人不遲陳巡檢聽了王
吉之言只得勉強而行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歸

於洞中驚得魂飛魄散半晌醒來淚如雨下元來洞
中先有一娘子名喚牡丹亦被攝在洞中日久向前
來勸如春不要煩惱申公說與如春娘子小聖與娘
子前生有緣今日得到洞中別有一個世界你喫了
我仙桃仙酒胡麻飯便是長生不死之人你看我這
洞中仙女盡是凡間攝將來的娘子休悶且共你蘭
房同床雲雨如春見說哀哀痛哭告申公曰奴奴不
願洞中快樂長生不死只求早死若說雲雨實然不
願申公見說如此自思我爲他春心蕩漾他如今煩
惱未可歸順其婦人性執若逼令他必定尋死却不

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乃喚一婦人名喚金蓮。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在洞中多年矣。申公分付，好勸如春早晚好待他，將好言語誘他，等他回心。金蓮引如春到房中，將酒食管待。如春酒也不喫，食也不喫，只是煩惱。金蓮牡丹二婦人再三勸他，你既被他到此間，只得無奈何。自古道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如春告金蓮云：姐姐，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強要奴家雲雨，決不依隨。只求快死，以表我貞潔。古云：列女不更二夫。奴今寧死而不受辱。金蓮說：要知山下事，請問過來人。這事

我也曾經來我家在南雄府住丈夫富貴也被中公
攝來洞中五年你見他貌惡當初我亦如此後來慣
熟方纔好過你既到此只得沒奈何隨順了他罷如
春大怒罵云我不似你這等淫賤貪生受辱枉爲人
在世潑賤之女金蓮云好言不聽禍必臨身遂自回
報申公說新來佳人不肯隨順惡言誹謗勸他不從
申公大怒而言這箇賤人如此無禮本待將銅錘打
死爲他花容無比不忍下手可奈他執意不從交付
牡丹娘子你管押着他將這賤人剪髮齊眉蓬頭赤
脚罰去山頭挑水澆灌花木一日與他三頓淡飯牡

丹依言將張如春訂髮齊眉，赤了雙腳，把一副水櫃與他如春自思，欲投崖瀕中而死。真一天可憐見苦盡甘來，還有再見丈夫之日，不免含淚而挑水，正是

寧爲困苦全貞婦，不作貪淫下賤人。

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在路兩月餘，至梅嶺之北，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千方無計尋覓，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巡檢只得棄捨而行，乃望面前一村酒店，巡檢到店門前下馬，與王吉入店買酒飯喫了，筭還酒飯錢，再上馬而去，見一個草舍，乃是賣卦的，在梅嶺下招牌上寫

楊殿幹請仙下筆，吉凶有準，禍福無差。陳巡檢到門前，下馬離鞍，入門與楊殿幹相見，已畢。殿幹問尊官何來，陳巡檢將昨夜失妻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楊殿幹焚香請聖，陳巡檢跪拜禱祝，只見楊殿幹請仙至降筆判斷四句詩曰：

千日逢災厄

佳人意自堅

紫陽來到日

鏡破再團圓

楊殿幹斷曰：官人且省煩惱，孺人有千日之災，三年之後，再遇紫陽夫婦團圓。陳巡檢自思東京曾遇紫陽真人，借羅童為伴，因羅童驅氣，打發他回去，此間

相隔數千里路，如何得紫陽到此，遂乃心中少寬。
了卦錢，謝了楊殿幹，上馬同王吉并衆人上梅嶺來。
陳巡檢看那嶺時，真個峻峻。

欲問世間烟障路

大庾梅嶺苦心酸

磨牙猛虎成羣走

吐氣巴蛇滿地攢

陳巡檢并一行人過了梅嶺，嶺南二十里有一小亭，
名喚做接官亭。巡檢下馬入亭中暫歇，忽見王吉報
說有南雄沙角鎮巡檢衙門弓兵人等遠來迎接。陳
巡檢喚入參拜畢，過了一夜，次日同弓兵吏卒走馬
上任。至于衙中升廳，衆人參賀已畢，陳巡檢在沙角

鎮做官，且是清正嚴謹，光陰似箭，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倏忽在任，不覺一載有餘，差人打聽孺人消息，並無踪跡，端的

好似石沉東海底

猶如線斷紙風箏

陳巡檢爲因孺人無有消息，心中好悶，思憶渾家，終日下淚，正思念張如春之際，忽有兵上報相公竊事，今有南雄府府尹札付來報軍情，有一強人，姓楊名廣，綽號鎮山虎，聚集五七百小嘍囉，占據南林村，打家擄舍，殺人放火，百姓遭殃，札付巡檢火速帶領所

管一千人馬，閃領軍器前去收捕，毋得遲延。林道聽知，火速收拾軍器鞍馬披掛已了，引著一千人馬，逕奔南林村來，却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小喽囉報說官軍到來，急上馬持刀一聲鑼響，引了五百小喽囉前來迎敵。陳巡檢與鎮山虎並不打話，兩馬相交，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關無十合，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梟其首級，殺散小喽囉，將首級回南雄府，當廳呈獻。府尹大喜，重賞了當，自回巡檢衙辦酒慶賀已畢，只因斬了鎮山虎，真個是

威名大振南雄府

武藝高強衆所欽

這陳巡檢在任倏忽，却早三年官滿，新官交替，陳巡檢收拾行裝，與王吉離了沙角鎮，兩程并作一程行，相望庾嶺之下，紅日西沉，天色已晚，陳巡檢一行人望見遠遠松林間有一座寺，王吉告官人前面有一座寺，我們去投宿，則個陳巡檢勒馬向前看那寺時，額上有紅蓮寺三箇大金字，巡檢下馬，同一行人入寺，元來這寺中長老，名號旃大惠禪師，佛法廣大，德行清高，是個古佛出世，當時行者報與長老，有一過往官人投宿，長老教行者相請，巡檢入方丈，亦見長老禮畢，長老問官人何來，陳巡檢備說前事，萬望長

長慈悲指點陳辛尋得孺人回窺不忘重恩長老曰
官人聽稟此怪是白猿精千年成器變化難測你孺
人性貞烈不肯依隨被他剪髮赤腳挑水澆花受其
苦楚此入號曰申陽公常到寺中聽說禪機講其佛
法官人若要見孺人可在我寺中住幾時等申陽公
來時我勸化他回心放還你妻如何陳巡檢見長老
如此說心中喜懼且在寺中歇下正是

五里亭亭一小峯

上分南北與西東

世間多少迷途客

一指還歸大道中

陳巡檢在紅蓮寺中一住十餘日忽一日行者報與

長老申陽公到寺來也。巡檢聞之，躲于方丈中屏風後面。只見長老相迎，申陽公入方丈，叙禮畢，分位而坐。行者獻茶，茶罷，申陽公告長老曰：「小聖無能，斷除愛慾，只爲色心迷戀本性，誰能虎項解金鈴？」長老答曰：「尊聖要解虎項金鈴，可解色心本性。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塵不染，萬法皆明。莫怪老僧多言相勸，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貞節之婦，可放他一命還鄉，此便是斷却慾心也。」申陽公聽罷，回言長老：「小聖心中正恨此人，罰他挑水三年，不肯回心。」這等愚頑，決不輕放。陳巡檢在屏風後聽得說。

正是

提起心頭火

咬碎口中牙

陳巡檢大怒拔出所佩寶劍劈頭便砍申陽公用手一指其劍反著自身申陽公曰吾不看長者之面將你粉骨碎身此寃必報道罷申陽公別了長老回去了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欲要剖腹取心害其性命得牡丹金蓮二人救解依舊挑水澆花不在話下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到也罷了既曉得在申陽洞中心下倍加煩惱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怎生得見我妻之面長老曰要見不難老僧指一條

徑路上山去尋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訪行者自回寺只說陳辛去尋妻未知尋得見尋不見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窻

當日陳巡檢帶了王吉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不願崎嶇峻嶮走到山巖潭畔見個赤牘挑水婦人慌忙向前看時正是如春夫妻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前情莫非夢中相見一一告訴如春說昨日申公回洞幾乎一命不存巡檢乃言謝紅蓮寺長老指路來尋不

想如春道走不得申

公忒法貴大神通莫測他若知我走趕上時和官人
性命不留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除非求得
他來方解其難官人可急回寺去莫待申公知之其
禍不小陳巡檢只得棄了如春歸寺中拜謝長老說
已見嬌妻言申公只怕紫陽真君他在東京會與陳
辛相會今此間萬遠如何得他來救長老見他如此
哀告乃言等我與你入定去看便見分曉長老教行
者焚香入定去了一晌出定回來說與陳巡檢曰當
初紫陽真人與你一個道童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
你如今便可往急走三日必有報應陳巡檢見說依

其言急急步行出寺、迤邐行了兩日、並無踪跡、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吾三年前那陳巡檢去上任時、他妻合有千日之災、今已將滿、吾憐他養道修真、好生虔心、吾今與汝同下凡間、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羅童聽旨、一同下凡、往廣東路上行來、這日、却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遠而來、乃急急向前跪拜、哀告曰、真君望救度、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受其苦楚、望真君救難、則個真君笑曰、陳辛、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我便到也、陳辛拜別、先回寺中、備辦香案、迎候真君救難、正

是

法籙持身不等閒

立身起業有多般

千年鐵樹開花易

一日鄆都出世難

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端的道貌非凡。長老直出寺門迎接入方丈，叙禮畢，分賓主坐定。長老看紫陽真君，端的有神儀八極之表，道貌堂堂，威儀凜凜。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告曰：望真君慈悲，早救陳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自當重拜答深恩。真君乃於香案前，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只見就方丈裏起一陣風，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被練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那風過處只見兩個紅巾天將出現甚是勇猛這兩員神將朝著真君聲喏道吾師有何法旨紫陽真君曰快與我去申陽洞中擒拿齊天大聖前來不可有失兩員天將去不多時將申公一條鐵索鎖著押到真君面前申公跪下紫陽真君判斷喝令天將將申公押入鄂都天牢問罪教羅童入申陽洞中將衆多婦女各各救出洞來各令發付回家去訖張如春與

陳辛夫妻再得團圓向前拜謝紫陽真人真人別了

長老陳辛與羅童冉冉騰空而去了，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與一寺僧行別了，收拾行李，騎馬王吉并一行從人，離了紅蓮寺，迤邐在路，不則一日，回到東京故鄉，夫妻團圓，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三年辛苦在申陽

恩愛夫妻痛斷腸

終是妖邪難勝正

貞名落得至今揚

第二下卷 終